求古錄禮說

求古錄禮說卷二

臨海誠齋金　鶚

諸侯四寢考

先儒皆言諸侯三寢路寢一小寢二此其說非也古人制度每降殺以兩天子六寢大夫二寢則諸侯必四寢可知若三寢則失降殺以兩之例矣春秋僖公二十年五月西宮災公羊傳云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左傳言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襄公十年)又言衛侯夢于北宮(哀公十七年)有北宮則必有南宮矣南宮即路寢也東宮西宮北宮皆小寢

也然則諸侯有四寢矣以魯考之有東宮西宮僖公三十三年公薨于小寢蓋卽東西宮也又有高寢高寢蓋在北以居東西宮之上而又正中三宮惟此爲尊故名之曰高寢定公十五年公薨于高寢是也然亦小寢非路寢莊公三十二年公薨于路寢宣公成公亦皆書薨于路寢然以路寢爲正春秋十一公惟三君然得其正耳而定公不書路寢而書高寢可知非路寢也有三小寢而又有路寢是爲有四寢也又有楚宮襄公作之襄公三十一年傳公作楚宮杜注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後卽終焉六月公薨于楚宮此四寢外別宮非制也晉有固宮襄公二十三年左傳晉欒盈之亂公如固宮杜注固宮宮之有臺觀備守者孔疏晉語云范宣子以公入

于襄公之宮薨襄公有別宮牢固故謂之固宮又有銅鞮之宮數里襄公三十一年左傳皆別宮之過制者也若四寢則先王之制也說苑謂諸侯三寢高寢居中路寢居左右如其言是當以高寢爲大寢路寢爲小寢也夫路之爲言大也車曰路車門曰路門皆言其大也玉藻謂君聽政于路寢釋服于小寢路寢之爲大寢明矣高寢之名不見於三禮是魯君自爲美名非法制也豈可以其名爲高遂目之爲大寢加於路寢之上哉定公薨于高寢左氏公羊無傳穀梁傳云高寢非正也其爲小寢明矣說苑引春秋公薨于高寢傳曰高寢者何正寢也此劉向自爲之傳耳又謂諸

矦正寢三高寢路寢皆爲正寢是諸矦無小寢也若又有小寢則太多矣又謂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路寢者繼體君之寢也子不居父之寢故二寢繼體君世世不可居高祖之寢故有高寢夫父子不同宮禮有之矣而謂易世之後子不可居父之寢於禮未有也高祖之廟子孫可以居之何以高祖之寢子孫必不可居乎惟大祖之廟非子孫所得居然寢與廟不同高祖與大祖不同不可混而一之也又謂天子亦三寢是尊卑無別也其繆不待辨而明矣何休公羊注云莊公三十二年天子諸矦皆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案傳謂路寢

者何正寢也今以高寢先於路寢是亦正寢也正寢止有一若二寢不得爲正矣正寢二而小寢一殊非制也賈公彥宮人疏云諸侯三寢路寢一燕寢一（燕寢卽小寢）側室一不知側室在夫人小寢之旁不在人君三小寢之內故大夫士之妻亦有側室（側室見內則）大夫士皆二寢（正寢一小寢一）若側室得與其中是大夫士亦三寢矣此數說者旣不知諸侯有四寢又不解正寢小寢之制則誤而又誤者也鄭君謂王之小寢五隨四時而居之此義最精明堂爲施政之所隨時而各居其方者順天行以出令也小寢爲燕息之地隨時而各居其方者順天時以養

身也諸侯降於天子不得備五宮然亦宜隨時以居之蓋春夏居東宮東為陽方春夏皆屬陽秋冬居西宮西為陰方秋冬皆屬陰四季十八日居北宮北宮居中中為土也齊則居路寢玉藻言大夫齊戒居外寢可知諸侯之齊亦居外寢矣路寢即外寢夫人亦有四寢正寢一小寢三夫人居正中北宮姪娣從之左媵居東宮右媵居西宮其姪娣各從之祭義言三宮夫人世婦蠶繅雖天子之禮亦兼諸侯詳天子世婦女御考此三宮必皆小寢正寢非夫人蠶繅之所也鄭注云諸侯夫人三宮半王后也王后六宮正寢在內夫人半王后是三宮并正寢在內其說非也蓋亦降殺以兩耳

穀梁傳桓公十四年言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

御廩此三宮亦指小寢正寢非夫人親舂之所也然則夫人有四寢矣夫人亦四寢而諸侯之有四寢無疑矣

天子世婦女御考

周官世婦女御不言數而昏義謂天子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御妻當作女御合三夫人九嬪共一百二十人以聽天下之內治此說未可信也古之聖王清心寡欲以女色爲首戒安有宮女如此之多卽曰聽內治亦不必百二十人也曲禮云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鄭注云天子皇后以下百二十人廣子姓也姓之言生也夫子孫之多謂之百姓亦約舉其大數言之猶云則百斯男耳非必限

定百人也即曰百人而姓兼子孫特牲饋食禮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鄭注所祭者之子孫漢書儒林傳云丁姓字子孫是姓兼子孫也亦不必百二十人以生之也大夫一娶三女諸侯一娶九女則天子宜一娶十二女公羊傳云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是一娶九女也諸侯九女則天子宜十二女王度記謂天子諸侯皆一娶九女非也白虎通旣引王度記又載天子娶十二女之說於後當以後說爲正此降殺之大例而天子乃有百二十人多於諸侯十三倍有餘此何說邪白虎通云一娶九女者何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也一娶九女亦足以承君之施也九而無子百亦無益也一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萬物必生也若百二十人亦無所取法矣爲此說者蓋以

王制言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后之設官當與之準故有百二十人之數然王制所言亦未可信周官六官之屬合三百六十以法周天之度其入數更不止此豈止百二十人邪鄭注以為夏制然自殷以前皆五官詳五官考夏時無所謂九卿者則此百二十人本言周制矣且百二十以人數言非以官名言即夏時亦不止此皋陶謨言百僚百工是唐虞時官已有百夏當倍于虞殷當倍于夏尚書周官云唐虞建官惟百其說是也又云夏商官倍則商與夏同非也然此本偽古文不足深辨明堂位言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此蓋以官名言約舉大數耳鄭君疑記者之誤孔沖遠書疏謂禮記後世之書不合經典皆非也周當倍于殷其官

約有千數此勢所必至者而謂夏官人數僅百二十始不然矣況昏義以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與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兩相比儗其同爲周制可知若以三公以下百二人爲夏制三夫人以下百二十人爲周制此昏義鄭注則比儗不倫矣然則王制所言官數指周制言明矣所言周制顯與周官不合彼蓋以三公參之爲九卿故九卿參之爲二十七大夫大夫參之爲八十一元士不知三公三孤有其官名而人不必備周公召公皆以冢宰兼周三公三孤不見于經時實止六卿顧命可考安得三孤之下各有三大夫也官必

因事而設無其事則不可設其官有其事則不可無其官豈可限以定數哉三公以法三光九卿以法九紀見逸周書合爲十二以法十二辰自此以下惟以三百六十官名法周天之度而人數固不必有所取法也則何必限以百二十人乎況百二十人又無所取法乎夫然天子立官非有百二十人后之立官不得以百二十人與之準矣且天子之事最繁故設官必多后之事最簡何必悉與天子相準若王后必準天子而諸侯三卿五大夫二十七上士其夫人何不設三十五人以準之邪后之婦官有世婦女祝女史等官已如此其備又何必有百

二十人乎此百二十人雖曰婦官而實爲天子之宮妾非有夫之命婦也人數旣多若不徧御則令其怨望若必徧御則荒淫於色矣鄭君謂后一夕三夫人一夕九嬪一夕世婦三夕女御九夕凡十五日而徧果如此一夕而御九人其荒淫不已甚乎檀弓云舜葬于蒼梧之野葢三妃未之從也鄭注云帝嚳立四妃象后妃四星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取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天子取十二女即夏制也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又三二十七爲八十一人以增之合百

二十一人此皆鑿空無據之言揆之以理亦復不合夫正妃猶天子也不立正妃則無以配天子亦無以統羣妾矣而謂自舜至殷皆不立正妃有是理乎三代設官所以遞增者人衆而事繁也若宮人何爲三倍遞加乎古人不再娶舜娶堯二女則二妃耳檀弓謂舜有三妃原不可信或二譌爲三亦未可知而遂據此謂三代皆以三倍遞增妾矣竊謂春秋說天子一娶十二女必是周制曲禮云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諸侯娶九女則以兩媵爲世婦以夫人之姪娣及兩媵之姪娣爲女御孔疏以姪娣爲世婦兩媵及姪娣爲御妻是謂姪娣尊于兩媵也何休公羊注云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

媵左媵無子立嫡姪娣是以兩媵尊于嫡姪娣也今以天子例之知何說為當夫人為妻世婦女御統謂之妾孔疏謂御妻外又有妾則其數多矣其說非也天子娶十二女當有三國來媵各以姪娣從以三媵為三夫人一后三夫人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為正妃餘為次妃以后之姪娣及三夫人之姪娣為世婦世婦其八人此十二人一娶而得有定數者也然天子欲廣子姓故又有九嬪女御周官九嬪職云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是九嬪九御各九人也此十八人皆后妃廣求有德者以充之關雎詩所謂后妃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者也合之凡三十人以法一月三十日之數月者陰象也第嬪御有其人則充無其人則闕則無定數者

也世婦九嬪女御皆天子之妃妾並非婦官故周官皆不言數以别之夫人更尊與三公等且不列其職矣世婦在十二人之內其位本尊於九嬪曲禮云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妻謂后妾統夫人以下言之鄭謂百二十人之外又有妾其數更多矣是世婦在九嬪上尊卑判矣孔疏謂記者或襍夏殷言之非也祭義云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世婦卒蠶獻繭于夫人夫人副褘受之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所謂夫人者卽王后通稱考工記夫人以勞諸侯夫人亦謂王后也本鄭注三宮夫人則三夫人之分居三宮者也副褘明是

王后之服鄭注以此章所言皆諸侯之事故注三宮云諸侯夫人三宮半王后也注副禕云記者容二王之后與不知諸侯止有一夫人安有三宮夫人末又云君服以祀先王先公諸侯豈有先王邪然則君謂天子夫人謂王后也其首句云古者天子諸侯是諸侯禮與天子同故舉天子以例諸侯非舉諸侯以例天子也　夫人世婦連文可知世婦之尊非九嬪所可及矣世婦隨夫人分居三宮而九嬪別有其居考工記云內有九室九嬪居之是九嬪不得居王后之宮也內宰云王后率六宮之人而生種稑之種而獻之於王六宮必不止三夫人居之是世婦得居王后之宮也又可知世婦尊于九嬪矣春官有世婦每宮二人以卿爲之凡十二人與天子六卿及六少卿相準以三夫人以下惟世婦最尊

按婦官之長亦以世婦名又可知世婦尊于九嬪矣昏義以九嬪尊于世婦非也后一夫人三世婦八嬪九尊者少而卑者多自然之序也女御不復增多者以足法一月之數也其居宮之法王后六宮一宮為正寢五宮為小寢后居中宮其南宮為王后內朝正寢為外朝亦猶天子之有內外朝也北宮東宮西宮三夫人分居之以北為上次東次西姪娣各隨其長每宮夫人一世婦二夫人居正室世婦居左右房三宮合九人后之姪娣與王后同宮亦一宮三人女御則各從九嬪而居九室也鄭注內宰六宮之人云每宮九嬪一人世婦三人女御九人其餘

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七人從后而燕息焉不知六宮乘正寢而言正寢非居息之所也王之五寢隨時而居以王有巡狩四方之義婦德主于貞一安恆居中不可遊居各宮也九嬪分居六宮考工記何言九嬪居九室乎三夫人不分居宮祭義何言三宮夫人乎嬪婦女御或分居或隨后何所分別乎一宮十三人已不能容若王后至其宮又加四十人何以容之乎觀此愈可知世婦女御不得有一百八人矣夫人世婦居者四宮耳非有六宮也而內宰言六宮之人以其在六宮中也猶一人亦可稱三公也至于進御之法必以五日為期內則云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

此統貴賤而言可知天子御女亦五日而一御也凡進御者必沐浴古人五日一浴亦五日御女之一證也節欲所以保身故五日御女雖以天子之貴亦不得縱也五者天地之數生育之本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合大衍之數五十五日一御女亦其義也王后夫人世婦九嬪女御以次進御凡五月而一周亦合天地之數也鄭君以五日之御爲諸侯之制謂夫人當一夕兩媵一夕姪娣兩兩而御五日而徧也然經文未嘗明言諸侯何所據而指爲諸侯之制毋夕必御女非節欲之道兩兩而御亦不免於色荒矣夫古人御女既以五日爲期

而又齊戒則不御居喪則不御天地有災則不御邦有大故則不御二至之月亦不御其御女誠有節矣此宮人之數所以不容或多也後世帝王宮人不啻數千無日不近女色其視先王何如哉儒者習聞其事無怪乎其於百二十人之說恬然不以爲非也

明堂考

明堂之制先儒紛如聚訟大戴禮謂在近郊三十里淳于登以爲在國南三里韓嬰以爲在國南七里宇文愷以爲在國內劉向說苑亦謂明堂在國中路寢高寢承明堂之後（見修文篇）鄭康成以爲在國之陽此其地之不同

也考工記以爲五室大戴禮以爲九室十二堂月令說者謂四堂十二室公玉帶以爲一殿無壁環以複道上有樓此其制之不同也蔡邕盧植潁子容高誘輩謂辟雍靈臺大廟明堂同在一處劉向別錄謂明堂辟雍宗廟列王宮左右鄭康成謂辟雍靈臺在西郊大廟在國中與明堂各異此又其制之不同也案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鄭注以爲在明堂夫諸侯受朔於天子天子受朔於天明堂祭天之所也是知聽朔於南門外者必明堂也王者制度無不法天路寢以法紫宮明堂以法太微孫淵如著明堂法天論其說如此太微在紫宮之南下臨翼

軫與紫宮不相連明堂所以不與路寢相近也於辰爲巳故淳于登謂在國南丙巳之地本於孝經援神契其說自確明堂旣在國外則國中不得有明堂矣孫淵如據說苑謂國中亦有明堂非也明堂以祀上帝在國中則褻故與泰壇同置於郊玉藻言在南門之外則去國不遠當在國南三里南爲陽方三爲陽數也泰壇以祀昊天鄭君以爲祭感生帝非也詳禘祭考其神爲太一居天之中太一亦曰天皇大帝鄭論語北辰則當爲一壇漢郊壇皆五時以祭五帝非也設於正南午位去國一里明堂兼祀五帝其神爲五帝座在太微垣居天之偏則當爲五室設于南左巳位晏子有五帝之位在國南之說去國三里一三皆天之生數道始於一

成於三三生萬物本老子昊天爲生物之始易所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也五帝爲生物之成故泰壇一里明堂三里且以象紫宮在後太微在前也明堂五室皆居正中以象五行五帝者五行之精也又極陽數陽數終于九法龜文倣井田象九州故復有四隅之室合爲九室堯謂之衢室衢與逵通九逵爲逵是亦九室然尚書帝命驗謂堯舜五府蓋略去四隅之室也是考工之五室與大戴之九室一也月令東爲青陽大廟南爲明堂大廟西爲總章大廟北爲玄堂大廟中爲大廟大室稱大廟者以其崇奉鬼神又有前堂後室似宗廟之制也萬充宗謂生人之居不可稱大廟因席爲呂不韋之書不知古有王居明堂禮而月令采其說謂之明堂月令劉向別錄屬明堂陰陽記鄭君所謂今月令也魯恭

謂月令周世所造蔡邕謂周公所制其說最當萬氏宗鄭注以爲呂不韋之書非也孫淵如辨之詳矣明堂本崇奉鬼神惟每月聽朔之日暫居之耳何得以爲生人之居與路寢同哉南北言堂則四面皆有堂可知中央言室則四方皆有室可知是爲四堂五室四隅之室猶宗廟之東西廂其制非堂非室故謂之左右个然東西廂亦稱東西堂故大戴有十二堂之說然則考工五室以堂室之室言之別乎堂而言室也大戴九室以宮室之室言之（爾雅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合乎堂而言室也月令四堂堂之正稱也大戴十二堂堂之通稱也說月令者謂有十二室則不可通以爲堂室之室則其制與室不類以爲宮室之室則實爲九室無十二室

也朱子謂青陽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即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即青陽左个周官大史賈疏謂四角各有二堂隔之爲个堂此言以一室隔爲二堂與朱子說合是祇九室而已考工記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凡室二筵九筵七筵者堂之廣也二筵者堂後之室深也明堂玄堂各廣九筵深七筵其後去二以爲室則五筵也青陽總章各廣七筵深九筵其後去二以爲室則七筵也青陽左个亦廣七深九明堂左个亦廣九深七餘可類推合而計之九九八十一以法黄鐘之數也尚九尺設九階

亦合九九之數室深必二筵合堂深皆得奇數堂屬陽故其數奇而爲五筵七筵室屬陰故其數偶而爲二筵每室四戶八窗記云四旁兩夾窗鄭注窗助戶爲明每室四戶八窗五室二十戶四十窗合之得六十以法六甲之數也四戶以應四時四方八窗以應八節八風戶牖屬平室故其數皆偶室爲陰也階屬平堂故九階階九級其數皆奇堂爲陽也中央不得爲堂故但有室且非聽朔朝覲宗祀之處可不必有堂惟作室以藏文王武王之主而以衞五帝之座而已室而曰大居乎中央其制當殊于四旁之室以夏制推之當方二丈四尺四旁有空閑處所以取明正合偶數四面皆二十四以應二十四氣土旺四時故也記謂凡室二筵文承堂崇一

筵明是四旁堂後之室非兼中央大室而言也若大室止二筵與諸室同何得爲大廟大室乎鄭君於此節不詳其制而於上文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注云堂上爲五室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土室於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賈疏謂三代皆五室十二堂中央大室有四堂四角室皆有二堂周五室皆方二筵與夏異制三室居堂六筵審如此說其不合者有四五室以奉五帝之神居于四隅不得其正一也四堂其

一大室其兩旁又皆有室無兩楹東西序不類堂制二也四隅之室各有戶牖牆壁不得以爲堂三也明堂爲大朝之所必當寬大乃堂基廣九筵修七筵其堂廣僅二筵深二筵有半卽大夫士之堂亦不狹隘至此曾謂王者之明堂竟若是其小乎其不合四也大戴禮謂明堂宮方三百步例以方里爲井及覲禮方明壇宮方三百步其說自確而謂明堂基址僅廣八丈一尺修六丈三尺而安九室於其上必不然矣御覽引逸周書謂堂方百一十二尺隋書謂堂方百四十四尺皆未可信蔡邕獨斷云明堂廣二十四丈應劭云東漢明堂博二十

四丈以應二十四氣周制堂廣九筵其左右个亦九筵合之得二十七筵亦爲二十四丈漢制本乎周可知周之明堂其基之廣不止九筵也大戴禮云明堂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白虎通謂法三十六雨七十二風孝經疏引劉炫說三十六戶法六甲子之爻後漢書注引禮圖謂七十二牖法一時之王其說亦非孝經緯援神契云得陽氣明朗謂之明堂故堂室皆具而獨以堂名則堂之左右个當倣乎堂之陽明不當倣乎室之陰暗況十二堂以法十二月每月居之以聽朔尤不當爲室制也今謂左右个皆有戶牖有戶牖

則四面皆有壁陰暗蔽塞何以謂之明堂又何以居此而聽朔乎堂上必有東西序爾雅東西牆謂之序乃于東西序而開戶牖豈堂制乎廟寢尚有東西堂即夾室前堂洞然無蔽而明堂左右个反蔽塞之乎風雨本無定數六卦亦無精義明堂五行備具何獨法一時之旺其取象又不當矣高誘注淮南子明堂之制以个爲左右房其說亦非竊思左右个之制當有兩柱一柱倚于序一柱立于堂隅似堂之兩楹以堂隅一柱隔爲二堂每月隨其方向而居也至于公玉帶之說以爲黃帝之制然尸子謂黃帝名合宮則不止一殿可知史記謂黃帝接萬神於明

庭豈一殿所可容乎其上有樓更非古制矣大戴禮謂以茅蓋屋在黃帝堯舜時則有之周人尚文又明堂爲朝諸侯之宮必不爲茅屋弟于屋下少飾以茅以存古制焉耳又謂蒿茂大以爲宮柱名蒿宮則涉于怪誕此皆說制度者之繆也王制云凡養老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則學不在國中可知又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鄭注以此爲殷制非也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辟雍爲大學在郊明矣詩詠靈臺並及辟雍三輔黃圖謂文王靈臺辟雍皆在長安西北四十里則靈臺與辟雍同處可知甘氏星經謂靈臺三星在明堂之西舜典舜格

于文祖之下即云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文祖即明堂本鄭氏注璣衡在靈臺三輔黃圖云長安宮南有靈臺高十五仞上有渾天儀蓋古之遺制也則靈臺在明堂甚明靈臺在明堂則辟雍亦在明堂矣大戴禮云明堂外水爲辟雍蓋明堂法天故外周以水象天之轉運明堂基址及宮垣皆四方而外水則圜圜內容方以象天包地外也說明堂者皆言上圜下方辟而外圜內方則未之及也雍義取乎璧白虎通云辟者璧也象璧圜以法天也其外水亦必圜又可知辟雍必在明堂內矣周立五學東序在明堂東門之外東序即東膠夏學也瞽宗在西門之外瞽宗殷學也成均在南門之外成均五帝學也本董子上庠在北門之外上庠虞學也辟雍居中在

明堂之左（此本陸佃說佃彼不謂在明堂也）皆爲大學（鄭君以虞庠爲小學非也）小學在王宮南之左（當在皐門之內若路門外之左有宗廟則不得有學矣師氏掌小學之教兼主諫王故當朝時居虎門之左說者據此語遂謂小學在王宮虎門之左與諸侯異制非也）明堂象王宮故辟雍在明堂南之左也大戴禮云大學明堂之東序也此專指辟雍而言（惠定宇不知此指故以東序之說爲非）五者固皆大學而辟雍爲當代之學居四學之中尤爲特大學禮云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帝入大學承師問道而端於太傅大學卽辟雍也辟雍在明堂之左故爲東序韓詩說天子立明堂於辟雍之中則明堂

正而辟雍偏亦可見矣左有辟雍則右當有靈臺與之相稱廿公周時人親見其制故著星經謂靈臺在明堂西也靈臺所以觀天文亦以觀鳥獸故臺下有靈囿囿中有靈沼囿人掌其禁（見周官）鳥獸魚鼈皆所不殺觀其蕃息與否可以驗治化非爲耳目之玩好也靈臺卽囿臺天子謂之靈臺諸侯謂之囿臺天子靈臺有渾天儀諸侯無之蓋天子治厤故有儀器以觀天象諸侯受厤于天子故不觀天象也天子諸侯皆二臺天子時臺在應門（以觀四時雲物在兩觀上亦曰觀臺詳樓考）靈臺在明堂諸侯時臺在雉門囿臺在郊公羊說天子三臺曰靈臺時臺囿臺諸

侯二臺無靈臺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大廟中諸侯觀臺亦在廟中非也此漢儒說左氏者非左氏本文也鄭君謂辟廱靈臺在西郊不及蔡邕所說之確近惠定宇明堂大道錄宗蔡邕之說孫觀察淵如亦言辟廱靈臺在明堂中皆足以匡鄭君之失但皆不言周有五學辟廱在四門之內明堂之左孫氏又謂庫樓星象靈臺靈臺即臺門在南庫門其說皆未精夫五學見于大戴禮賈子新書有東南西北四學則辟廱必在中亦必在四門之內何以知之蔡邕穎子容皆言四門之學曰大學四學旣在四門辟廱當在四門內矣大戴禮謂宮方三百步此以宮

垣言之四門在宮垣猶國城之門也所以方三百步者以中有辟雍辟雍爲射宮見白虎通天子大射虎侯九十步并堂涘及明堂基址之半二十步約有百五十七步合兩面得三百步天子田獵苑囿方百里本靈臺毛傳但傳以靈囿即田獵之囿非也鄭注周官囿游獸禁以爲離宮小苑是靈囿也曰小苑則別有大苑可知矣王伯厚謂靈囿即方七十里亦謂之囿靈囿準其制當有百步靈臺周回百二十步見三輔黃圖則一面三十步爾雅云四方而高曰臺并靈囿靈囿在前靈臺在後及明堂基址之半亦百五十步合兩面亦得三百步若辟雍靈臺並在南門外則宮垣內方三百步空闊無用矣況辟雍圜水象教化周流浹洽或謂以節觀者非也必立于四門

之中使外水四面相等方見教化之均苟設于南門外則不均矣靈臺在南門外亦與星象不合天子有應門無庫門（戴東原論之詳矣）逸周書謂東應門南庫門而明堂位別應門于四門則其說不可信矣靈臺與門臺不同爾雅云闍謂之臺此門臺也又云四方而高曰臺此靈臺也臺門即兩觀之制（詳樓考）未聞明堂有兩觀也逸周書云應門庫臺此言臺設于王宮應門其上有樓可藏器物故謂庫臺（孫氏引此語故辨之亦詳樓考）非謂設于庫門也靈臺下有靈囿亦不得設于門也庫樓一名天庫其下有柱明是府庫之象非靈臺之象也臺門之制臺在門兩旁與

門合爲一物孫氏以亢南北兩大星南門爲明堂南庫門之象而以軫南庫樓爲靈臺臺與門相遠亦非其象矣孫氏又謂端門掖門象四門不知太微垣有屏四星在端門內天子屏設于應門明堂亦有之則端門當象應門其南門掖門則象四門也蔡邕輩及惠氏以辟雍靈臺與明堂同處固優于鄭君至謂明堂卽大廟則其說頗繆不及鄭君之確夫左祖右社見于周官宗廟何得在郊廟制左昭右穆而明堂四廟列於四旁何以爲昭穆天子七廟又何止於五與諸侯同制其說不可通矣逸周書云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此雒邑之制不備七廟大廟后稷廟也宗宮文王廟考宮武王廟幷路寢明堂爲五宮孔晁注以五宮爲五官府處學士文昭因謂宮當爲官字之

誤不知周有六官何止五官且官府何得先于大廟路寢必不然矣序大廟于上而以路寢與明堂連文則大廟非明堂可知也袁準作正論以排之當矣而惠氏又駁袁說謂天子大禘于明堂引逸禮王齊禘于明堂爲證不知禘爲大祭之通稱明堂之禘創宗祀也豈大廟禘祫之禘乎詳禘祭考鄭君謂大廟明堂異處是矣而謂大廟路寢制如明堂其說亦非成王廟時有東西房見顧命則路寢與明堂顯然不同鄭乃謂成王尚因諸侯之制豈其然乎覲禮記几俟于東箱廟有東西箱亦顯然與明堂不同賈疏謂覲在文王廟本鄭說文王廟仍依諸侯之制不知覲禮當在大廟之中何

得在文王廟天子之廟皆當爲天子之制先公且然況文王巳追王乎然則大廟路寢必不與明堂同制也江慎修曾辨之鄭以爲同制故注夏后氏世室以爲宗廟殷人重屋以爲路寢不知其皆爲明堂也明堂所行之禮有三曰宗祀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此在武王時至成王時則以文王武王竝配上帝祭法所謂祖文王而宗武王也詳禘祭考曰告朔告朔各於其方之中堂如春三月告于青陽大廟以特牛祭大昊青帝而配以文武至聽朔則按十二月而居不必在中堂也曰朝覲會同之禮必於明堂受朝是謂大朝覲明堂位言周公朝諸侯于明堂四方諸侯及四夷畢至是會同也宗祀朝覲皆在正南明堂大廟告朔則隨時而行于四方大廟至于辟雍四學有尊師養老大射視學合樂釋奠擇士講武訊馘

之典靈臺有望氣治厤之事總之皆明堂之禮其目十有三明堂洵大教之宮也惠氏謂祀天祭地耕藉皆在明堂孫氏謂縣象詢萬民亦在明堂夫孝經以郊祀與宗祀明堂對言則郊壇不在明堂可知漢書注謂耕藉在東郊月令言耕藉反而飲酒于大寢則耕藉不在明堂亦可知縣象在象魏詢萬民在外朝周官有明文而謂在明堂則無據也若夫明堂所有而先儒未詳者則有澤宮又有櫆郊特牲言卜郊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澤宮當在明堂之中以澤必近水又義取于擇士郊又主于祭天與明堂相合也射義言將祭擇士先射于

澤而後射于射宮白虎通以辟雍爲射宮則澤宮當與辟雍相近矣澤宮兼習武射尚書大傳謂蒐狩陳餘獲于澤宮卿大夫射而取之所謂主皮之射也周官司弓矢澤共射椹質之弓矢則武射在澤宮明矣孟子言序者射也文王世子言學干戈皆于東序是東序有習武之事澤宮蓋在東序之旁也楚語云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臺榭連文對舉則其地必相近當在西門之外靈臺之西榭爲講武屋其制有堂無室爾雅所謂無室曰榭春秋所謂成周宣榭災是也杜注以榭爲講武屋是也二傳以爲宣宮之榭非是明堂始于神農或謂始于黃帝非也

名曰天府見尙書帝命驗淮南子云神農以時嘗穀祀于明堂

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是未有九室也神農始教民播種五穀故嘗穀于明堂以告天也月令謂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則不祀明堂矣逸周書謂嘗麥于大祖大祖者后稷之廟也詩序云雝禘大祖也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可知大祖非明堂惠定字牽合淮南周書謂大祖即明堂非也

黃帝畫野爲井田制九州明堂象之乃有九室故謂之

合宮堯舜曰文祖堯又曰衢室舜又曰總章天有大文

爲天子大祖荀子王者天大祖明堂祭天故曰文祖馬融以文祖爲天亦此意堯舜以天下相授受皆奉天也故舜受終于文祖告

於天也僞孔傳蔡傳皆以祖廟釋之非也尙書帝命驗云堯舜五府蒼

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是文

祖爲南方中堂以文祖統五府之名猶周以明堂統青陽總章玄堂大廟也易言聖人向明而治蓋取諸離故必以南方統四方也夏曰世室世室猶大室也（世子亦曰大子）古者宮室通稱大室猶言大宮以其祭天故曰大以尊之也（鄭氏泥看世字以爲世世不毀之義如周之文武世室故以宗廟釋之）殷曰重屋重屋複笮也（詳樓考）周人宗廟亦爲此制謂之複廟（見明堂位）而殷人惟明堂有之故以此爲名又名陽館陽之爲言明也此歷代明堂之名也周之明堂當始于武王樂記言武王散軍郊射祀乎明堂此武王已有明堂之證鄭君謂西周無明堂惟東都有之（注樂記以明堂爲文王之廟沿大戴禮之誤）不

知明堂與宗廟竝重豈可無邪周公營雒邑爲東都以朝諸侯故亦建明堂又建宗廟路寢則明堂中當亦有辟雍靈臺與西京同然宗廟止有三則明堂亦宜少殺矣至于四岳明堂（見孟子趙岐注）所以朝諸侯亦祀天地日月當有祭天壇在南門外祭地壇在北門外祭日壇在東門外祭月壇在西門外蓋天子出巡宗廟社稷五祀等祭可使大子宗伯等官攝之而天地日月不可使人攝祭因即于四岳明堂行之（本萬充宗說）且王者合萬國之歡以事先王亦合萬國之歡以事天地（不言日月統于天也）故率諸侯以祭之覲禮言諸侯覲于天子天子率以拜日于東

門外又云禮日于南門外禮月于北門外萬充宗以爲祭天地祭天主日祭地主月故下文云祭天燔柴祭地瘞也鄭注以此爲會同之禮（萬充宗以此爲四岳巡守之禮指方明爲明堂非也）（詳會同考）國外會同如此則四岳朝會亦宜然矣但在國既有正祭則其禮宜殺（覲禮所謂拜日祭天等禮非二分二至正祭也）巡守在明堂爲正祭則其禮宜隆巡守必以二月至東岳五月至南岳八月至西岳十一月至北岳正以祭天地日月在二分二至也至于初至之日燔柴告天則四時皆行不必在冬至其禮亦殺于正祭也望秩山川亦四時舉行其壇隨方而設亦在明堂四門之外（如東岳明堂山川壇設于東門外餘

可類推所謂方望也在國祭岳瀆亦然覲禮謂禮四瀆于北門外此祭地配祭也又云禮山川邱陵于西門外此山川之小者四方皆有故總設祭于西以山川屬地地爲陰西亦陰也若辟雍靈臺則無之此皆可考而知也

廟寢宮室制度考

古之宮室莫重於明堂其次爲廟其次爲寢故明堂惟天子有之廟則下達於士寢則達於庶人明堂湥廣之度考工記著之廟寢之度經無明文先儒皆未詳而要皆可考而知也明堂位云大廟天子明堂此言魯之大廟大如周之明堂也鄭君謂大廟路寢制度悉如明堂非也詳明堂考可知天子大廟其廣湥當與明堂等考工記云周人明堂度九

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蓋言一堂之度十二堂皆同合而計之東西二十七筵南北二十一筵天子大廟當如是矣鄭君謂天子大廟路寢制如明堂其說固非而三者廣狹之度實未嘗不一則天子路寢亦如明堂矣蓋明堂大廟路寢皆爲諸侯羣臣朝覲之地又明堂以行宗祀告朔大廟以行禘祫大饗謂饗諸侯也路寢以行燕飲賓射三者同其隆重故其廣狹之度皆相等也第大廟路寢當以丈度之耳廟寢下達于士庶人必以丈度方得整齊也尚書大傳云天子堂廣九雉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三當爲二字之譌北堂指室言以其在堂之北故曰北堂非東房後北堂也三分其廣以其二爲內

此內指堂言爾雅云東西牆謂之序郭注云所以序別
內外是序之內爲堂故謂之內也大雅洒埽庭內內亦
謂堂以其在庭之內也東西廂夾
居三分之一故堂居三之二也五分其內以其一爲
高禮器言天子堂高九尺與考工記明堂崇九尺合此
言五分其內以其一爲高是堂高三丈六尺蓋以檐
宇言又云東西九雉南北七雉果爾則天子之室廣矣鄭
君注鄉射記云五架之屋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庪賈
公彥少牢饋食禮疏云大夫士廟皆五架以棟北一架
爲室是室中南北之淺爲四分堂之一也天子之屋雖
不必五架而室爲四分堂之一則未嘗不同也其東西
之廣三分去一以爲東西夾室又三分去二以爲左右
房大傳謂東房西房北堂各二雉北堂謂室是室居房
三之一也鄉飲酒義言鄉人尊于房戶之間賓主共

之也古人室戶偏東房戶開爲賓主所共可知房之廣矣明堂之門堂居正堂三之二室三之一以室有左右房故其廣三分堂之一也是室廣與房同合左右房計之是三分室之二也是室四分堂之一而稍強也東西九雉計二十七丈則室廣六丈南北七雉計二十一丈則室深五丈二尺五寸其大如此大禘行禮自無不可但大廟路寢不得大於明堂明堂廣二十四丈三尺深一十八丈九尺而廟寢乃廣二十七丈深二十一丈恐未必然伏生此傳多不可信下云公侯七雉伯子男五雉士三雉諸侯分二等卻不及大夫他書無此例又謂士有室無房堂亦誤若如考工記注疏謂明堂廣八丈一尺深六丈三尺而廟寢與明堂同其度則大廟廣二十丈弱深一十丈五尺強大禘神主數十几筵

俎豆甚多何以容之今考定明堂由明堂推天子大廟路寢堂廣二十四丈以合四六之數亦應二十四氣深一十八丈以合二九之數中堂廣十六丈左右夾室各四丈大廟可藏祧主數十詳天子四廟祧路寢可陳籩豆數十矣堂深十三丈五尺其後房室各深四丈五尺廣五丈三尺有奇大禘可以行禮矣又考廟寢之庭皆三堂之深江慎修鄉黨圖考曾言之天子堂深十八丈則庭深五十四丈鄉射記疏云賓射之侯天子九十步諸侯七十步今天子庭深五十四丈適得九十步自無不足矣以此降殺諸侯堂廣二十丈不降爲二十二丈者以遞降至士堂廣十八丈大廣故也深十五丈大夫廣

十六丈深十二丈士廣十二丈深九丈廣皆降殺以四而深則殺以三蓋深之于廣得四之三也古人宮室皆東西廣而南北稍狹所以法天地也二十八宿環天爲橢圓形南北狹于東西九州地域亦東西長而南北短宮室之制所以象之與今人宮室南北最長東西反短與天地之象不合殊失古人之意矣其室皆可行禮矣諸侯賓射麋侯七十步大射君侯九十步以在郊外射宮其地寬廣故也賈公彥謂畿內諸侯賓射侯七十步畿外諸侯九十步非也大射天子亦九十步以射不過百步故也今庭深四十八丈爲八十步其地且有餘矣鄉射侯五十步大夫士同之則諸侯賓射亦可與天子同與大射等而必七十步者蓋亦以路寢庭止八十步不足以容之也天子諸侯之堂最深當各爲九架屋鄭君謂大夫士屋五架可知天子諸侯不止五架矣知其不爲七架者以七架屋分爲堂室室不得四之一也天子每架二丈諸侯一丈八尺弱方易構接且天子諸侯

九架大夫士五架亦見降殺之義也天子諸侯之堂最廣恐棟桴等材未易有如此之長者蓋當兩楹之處東西各有八柱幷兩楹爲九柱合得十八柱逸周書云大廟路寢明堂咸有旅楹孔晁注旅列也可知不止兩楹矣而兩楹特大故釋名云楹亭也亭亭然孤立旁無所依也射禮以楹爲限昏禮授鴈于楹間聘禮賓覿大夫受幣于楹間是楹所以節南北以爲行禮之處故須特大大夫士堂不廣則兩楹而已兩楹持楣其前亦爲楣鄉射禮堂則物當楣又云堂則由楹外可知楹前皆楣也在大夫士爲第二架自外數之在天子諸侯爲第三架東西當室之東西壁則堂上均分爲三間左右當房中間當室東西三而南北九皆陽數也至于小寢爲燕息

之地不必寬廣當減于路寢經傳無明文今由士大夫上推之擬天子小寢廣十六丈深十二丈論天子小寢似可減路寢之半然降至大夫廣八丈深六丈其室廣一丈八尺弱深一丈五尺士廣六丈深四丈五尺其室廣一丈三尺强深一丈一尺强太窄狹矣羣廟無禘祫之祭可與小寢同明堂位言大廟天子明堂而不言羣廟可知羣廟小于大廟矣祭僕云復于小廟鄭注云小廟高祖以下也又可知羣廟之小矣明堂中央大室廣於四旁之室所以稱大可知大廟之稱大亦以其大于羣廟也曲禮言寢不踰廟路寢如大廟小寢如羣廟是不踰也經言不踰而未嘗言寢小於廟可知寢與廟等也堂廣十六丈以五丈三

尺強爲東西廂夾中堂廣十丈六尺強室與東西房各廣三丈五尺有奇深十二丈以九丈爲前堂房室各深三丈如此不促狹亦不大寬小寢爲臥室不宜大寬也正可以居而廟中行祭亦無不可以此降殺諸侯廣十四丈深十丈五尺大夫廣十二丈深九丈大夫室廣三丈深二丈二尺五寸可以行祭少牢饋食禮室中西南隅東向設神席自西而東設餕几五行第一行韭菹醓醢二豆羊胾醢二瓦豆自南而北陳之韭菹南有羊鉶豕鉶第二行羸醢葵菹二豆醢豕胾二瓦豆第三行稷黍二敦羊俎豕俎其南又有奠酒第四行黍稷二敦魚俎腊俎第五行膚俎豚俎五行皆自南而北席廣三尺三寸有奇一俎廣尺二寸一豆徑亦尺有二寸中間有空處五行約其一丈并席約一丈三尺其東餘一丈七尺可容主人拜獻席長八尺其北餘八尺可容尸拜室北近墉南面設獻祝席前設一俎二豆并席約七尺

其南餘一丈五尺可容主人拜獻及執事者所立席亦長八尺兩旁餘一丈有奇可容祝之升降尸之出入也天子室中陳九俎八豆八籩八簋六鉶又有所俎庶羞豆其室故當更大也然不寬廣故少牢饋食禮主人獻祝祝拜于席上坐受鄭注云室中迫狹也祝席之前其西無空餘主人西北面獻爵祝若降席拜受則與主人相交不成禮儀故于席上拜受也士無大祖或一廟或二廟上士二中士下士一其廟雖等于大夫之二廟而其禮殺于大夫一廟者雖祭四代設四席其空餘之地尚多程子謂士亦得祭及高祖至當不易萬充宗論之詳矣一廟者室設四席分列南北近西壁席前各設兩豆三俎兩敦兩鉶及四加豆所俎奠酒大羹并席約八尺南北合得一丈六尺中閒空六尺東西二席及空地約二丈餘一丈東北隅設獻祝席餘二尺有奇席前設一俎二豆約六七尺餘一丈五尺故特牲饋食禮主人獻祝祝拜受角不言拜于席

上坐受也其二廟者一奉高祖及祖一奉曾祖及禰高祖室中西面祖北墉下南面（居室正中高祖之室中則南北之中也近西壁）曾祖及禰亦如之（凡禘祫之祭大祖東向自如羣昭列北墉下羣穆列南牖下故知尊者宜東向也高曾祖左右無昭穆對列則以南向為宜故祖禰皆奉于北墉下俾子孫祭者北面事之也喪服小記云祔必以其昭穆故知祖與高祖同廟禰與祖同廟也鄭君謂士惟祭祖禰祖禰同廟是祔不以昭穆非也一廟者若以高祖東向則左右昭穆不均故知四主分居南北也若高祖世次為昭則高祖南向祖祔于其東曾祖北向禰祔于其東蓋南北向以西方為上也若高祖世次為穆則反之高祖及祖北向曾祖及禰南向）觀少牢饋食禮設神席于奧而特牲禮則筵于室中東面可知廟止一主者皆奉于奧（曲禮云人子居不主奧是尊者生時恆居奧而東面故神位亦如之）其二主則尊者居室南北之中而東面也（特牲饋食是上

士祭禮一廟二主而筮日筮尸但稱皇祖設神席但言室中東面是祭曾祖也祖禰同日祭其禮皆同故但舉尊者言之非祭曾祖而不及禰也其祭高祖及祖之廟亦猶是也大夫三廟一爲禰廟一爲祖廟高祖曾祖則居大祖廟以鄭君言室中追狹而少牢禮言筵于奧可知左右二廟止有一主而高曾祖則居大廟也大夫六廟深廣斯可奉三主而設三席也少牢禮是大夫猶祭祖廟之禮舉其一以例其餘其禮同也非但祭祖也一廟而設二神席更覺其寬矣士之小寢士亦二寢士喪禮云死于適室注云正寢之室也有正寢可知有小寢矣廣十丈深七丈五尺室深一丈九尺弱廣二丈二尺有奇亦可以居也室中北墉下設一牀牀長八尺廣約三尺四寸則牀前餘一丈五尺強設坐席于奧東面席長八尺則其北餘一丈四尺席廣三尺三寸則其東餘一丈八尺強牀設正中則東西各餘七尺面北隅有向以取明其徑一尺矣室中空餘之地不多僅可行走然不得布武曲禮言室中不翔鄭注云爲其迫也爾雅室中謂之時時一作跱皆言其地之促狹也食時設

席于東北隅席前列一豆一鉶一𦽰朔月倍之并席約
五尺有奇又除牀廣前空一一丈有奇可容人之出入也
玉藻謂君子之居恆當戸謂食時恆居此然曲禮言請
席何向何向則坐𥨊亦無定處欲將卷則席于奥而東向欲
向明則席于室而南向也冬則必居
於奥避風亦然要之以居奥爲正也
庶人止一寢湥四
丈不降爲三丈者以三
丈則室太狹不可居
廣四丈五尺廣亦四丈則室
亦不可居矣
室
廣湥各一丈淮南子言環堵之室茨之以生茅高誘注
堵長一丈高一丈環一堵爲方一丈蓋庶人之室也貧
寠
之上飲食居處皆與庶人同飯疏食飲水簞食瓢飲皆
庶人飲食可知淮南言聖人處環堵之室與庶人同也
堂湥三丈階上可以容蠙廣亦三丈四時之薦東西可
各列二席庶人亦祭及高祖昭列
于東穆列于西凡四席
夾室湥一丈廣約七
尺弱除去東西
牆故止此
可奉神主庶人薦于寢知神主亦奉於
寢但庶人止一室爲寢息之

所不可以奉神鬼神尙幽亦不可奉於堂上天子諸侯
大夫皆藏祧主於夾室可知夾室可奉神主左昭二主
奉於東夾室右穆二主奉於西夾室尊者居北卑
者居南各於西壁下東向古人廟主皆東向也 祧主
亦藏之藏於北墉下昭藏東夾穆藏西夾皆以西爲上正室僅容寢食夜則設
牀以寢晝則設席以食食畢移於奥以坐自無不可父
子同宮則東西房各爲室制古人房以行禮房中半爲北堂非寢室也俾其
子婦居之可也士夫婦異宮庶人則夫婦同室命士以上父子異宮見内
則不命者父子亦同宮當于堂後左右别爲之室以爲
其子寢息之所不得于左右房也房爲行禮之地不可爲寢室且父子寢室
相近亦褻矣 天子左右夾室各爲五閣以庋食內則天子之閣左達五右
達五鄭注達夾室五者三牲之肉及魚腊也 諸侯于西房中爲五閣東房有北堂西

个二丈四尺夫路之爲言大也（爾雅釋詁路大也）路門治朝在焉當大於應門不當小於應門三分之一也且古人制度未有奇零若此者記謂不容乘車之五个則是四个有餘五个不足之文若是兩門乃容當云容乘車五个之半矣竊意路門廣三丈蓋四个爲二丈六尺四寸五个爲三丈三尺折其一个之中又足成整數而爲三丈故曰不容乘車之五个也天子路寢堂廣二十四丈若門止一丈六尺五寸殊爲不稱可知其必有三丈也廟門二丈一尺是天子羣廟之門若大廟之門當與路寢門同小寢之門則與羣廟同諸侯大廟路寢門蓋二丈

四尺大夫一丈八尺士則一丈二尺以今尺折算止九尺六寸一扉止四尺八寸故士昏禮納徵執皮兼執足左首隨入鄭注謂爲門中阨狹也諸侯羣廟小寢門蓋一丈七尺大夫一丈三尺士九尺庶人則七尺不降爲五尺者以庶人止一門是爲大門五尺則太狹也諸侯闈門蓋四尺大夫士皆三尺二尺則太狹矣爾雅云宮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閨小閨謂之閤蓋廣四尺者爲闈三尺者爲閤也闈門在廟東西北壁士冠禮冠者適東壁見母鄭注云時母在闈門外婦人入廟由闈門東壁有之則西北壁亦宜有之也小寢之門亦謂之閨公羊傳云趙盾見人荷畚自閨而出是時宣子在路寢門外見其自閨而出當是從小寢門而出也傳又云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俯而窺其戶方食魚飧大門者外門也閨則小寢門也

又仲尼燕居言闈門之內皆以閨門爲小寢門也左傳其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是闈亦小寢門之稱也蓋其門小於路應諸門故亦稱爲闈爲閨非必旁通小門也皋門爲外門亦曰大門聘禮公迎賓于大門內大門爲庿門在天子爲皋門詩言皋門有伉則其廣大當與應門等考工記不言皋門以其與應門同也然不舉皋門以側應門而必舉應門以側皋門以應門與路門連也諸侯庫雉門蓋廣二丈大夫亦三門詳大夫三門考外門中門廣一丈六尺士外門士二門一丈二尺士外門與正寢門同者以其有大門之名不可小也庶人無外門逸周書謂天子明堂戶廣四尺則大廟路寢之戶亦然諸侯大夫皆三尺此不降殺以兩者以四尺已小也如天子諸侯大夫三門士二門亦殺一也士二尺羣廟小寢之戶天子諸侯皆三尺大夫士庶人皆二尺士與正寢同以二尺最狹不可復殺

也門側之堂謂之塾聘禮賓立接西塾顧命有左塾右塾考工記云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鄭注門側之堂取數於正堂周人明堂廣八丈一尺指中一堂言之則門堂五丈四尺門堂無東西廂室三之一謂室居堂三分之一鄭注兩室與門各居一分非也是室廣一丈八尺左右房各一丈八尺大廟路寢門堂與明堂同不取數於正堂三之二者正堂太廣故也正堂廣十六丈則門堂約得正堂三之一諸侯正堂十三丈二尺強門堂當四丈四尺大夫正堂十丈六尺強門堂當三丈四尺士正堂八丈門堂當二丈四尺此皆降殺以十尺者也天子門堂居正堂三分之一有奇故其下皆不正居三之一但降殺以十尺耳天子門堂減四丈二尺明堂減六丈三尺門堂三之二是四丈二

尺也諸侯堂三丈八尺大夫三丈二尺士二丈六尺皆降殺以六尺者也天子堂深十八丈門堂四丈二尺約四分之一有奇諸侯以下皆然此深并室計之以明堂南北七筵亦并室言也門堂所以爲賓客待事之處惟明堂大廟路寢有之羣廟小寢則無有也門堂內外皆有凡四堂門兩旁有棖中央有闑賈公彥儀禮疏謂門中有兩闑孔沖遠曲禮疏謂門中止一闑夫樹闑所以表中門故必有兩闑闑之間乃中門也若止有一闑則君出入於東扉之內豈得爲中門乎玉藻云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如孔說則大夫出入與君同矣朝門必洞啟兩扉未有闔左扉而不啟者闔百詩曾辨之江愼修仍取其說誤矣說

者據玉藻閏月闔門左扉不知此明堂聽朔則然明堂十二堂閏月無可居故居門非朝廷亦必如是也然則兩闑之說當矣君平時出入正當兩闑之中若迎賓則君與賓皆由兩闑之閒君由右賓由左上介由闑左近闑故拂闑以次而西上擯由闑右以次而東則兩闑之閒容二人棖闑之閒容三人以席容四人推之周禮注席容四人則兩闑閒當四尺席長八尺而容四人則二人四尺矣棖闑閒當六尺然君當廣於臣則兩闑閒亦當六尺以全門均分爲三以法三光與堂上以兩楹分堂爲三相類三六合爲一丈八尺加棖闑廣二尺是諸侯庫門廣二丈也以此推之天子皋門兩闑閒

當七尺大夫外門兩闈閒五尺士三尺八寸（士門一丈二尺若兩闈四尺無以爲棖闑地矣）中門與外門同路寢門及大廟門兩闈之閒天子葢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八寸（凡賓主入門皆主人先入而後客從之故三尺八寸不爲隘也）羣廟小寢門亦有之天子葢六尺諸侯五尺大夫四尺士二尺八寸（士門止九尺故也）其長短之度棖與門齊闑則半於棖也至於宮室之高度惟天子堂九尺（以堂之基言）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見於禮器天子門阿五雉宮隅七雉見於考工記其餘無文今依此推之宮隅高七雉（宮隅爲門臺上之樓詳樓考）王宮不空卑於宮隅亦當七雉（鄭注謂王宮與門阿同五雉非也）諸侯五雉大夫士

三雉（士正寢廣十二丈若高止二丈則不稱矣）士雖與大夫同而堂階旣殺則宮亦因之而殺矣（大夫堂階五尺連宮三丈五尺士堂階三尺連宮三丈三尺）此大廟路寢之高也羣廟小寢之高天子蓋五雉諸侯三雉大夫士二雉（士小寢廣五雉若一雉則太卑矣）庶人則一雉與環堵之說正合（庶人堂高一尺）天子門阿高五雉諸侯高三雉大夫士二雉此大廟路寢之門也羣廟小寢門阿天子蓋三雉諸侯二雉大夫士一雉又二尺（一丈則太卑也）庶人一雉門有屛江愼修謂天子設於應門外諸侯設於雉門內然應門外有外朝不得有屛朝士云面三槐三公位焉若有屛則三公不面王矣屛所以塞門若遠在三槐之外

非所以塞門矣凡朝必在門外臯門外非朝之所故知在應門外也覲禮侯氏出自屏南適門西是屏在廟門內也廟如是則朝亦如是矣爾雅云門屏之閒謂之宁宁即治朝在路門外惟應門內有屏故宁在門屏之閒若屏在應門外何得云門屏之閒謂之宁乎天子諸侯門有高卑廣狹則屏亦然自可以此爲等殺何必以內外爲別乎天子外屏此言出於禮緯未可信也大微垣有屏四星在端門內此天子內屏之象也凡門皆有屏惟臯門無之屏一名蕭牆釋名云蕭牆在門內蕭肅也臣將入於此自肅敬之處也應門內爲治朝臣所肅敬可知應門始有屏臯門無

之也吳語云越王入命夫人王背屏是寢門內有屏可知門皆有屏矣屏卽小牆爾雅屏謂之樹郭注小牆當門中而明堂位以疏屏爲天子之廟飾似非牆制蓋屏上有屋以蓋牆刻畫疏通故謂之疏屏此惟天子有之也詳樓考一名罘罳門內有屏庭中有碑詳碑考堂上有坫坫在東楹南詳坫考三者皆以土石爲之屏與碑皆常設不可移動則坫亦常設矣阮諶謂坫以木爲之高八寸非也坫字从土其以土爲之明矣天子諸侯三者皆具大夫士則惟有碑也大夫塞門以簾士以帷簾不見於經而曲禮云帷薄之外不趨薄卽簾也天子六寢正寢一正寢卽路寢亦曰大寢小寢五王后亦如之后之正寢當殺於天子

小寢不殺諸侯正寢一小寢三鄭君謂小寢二非也詳諸侯四寢考大夫士正寢一小寢一妻各如其夫正寢之制亦皆殺也庶人一寢夫婦同之凡男寢皆在前女寢在後內則所謂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也婦人又有側室將生子則居之側室當在小寢之旁制如小寢但少殺耳自天子至於士其妻皆有側室庶人或有或無內則云庶人無側室者是或有或無也若夫廟後之寢以藏衣冠祭器其制無東西廂見爾雅無東西廂則無夾室或謂有夾室者非也天子惟二祧無寢見夏官五寢注大廟之寢曰大寢羣廟曰小寢當各殺於其廟此皆可考而知者也

卷二終